

學生培育系列



真誠的溝通：故事與戲劇於價值觀教育的應用

薛海暉

近年越來越多學校關注發展價值觀教育，QSIP 團隊亦有機會透過校本支援，與教師攜手協作設計相關的校本課程及教學活動，於班主任課或價值觀教育課試行。

前陣子跟教師討論：「刻下，你認為學生最需要甚麼？」他們異口同聲地說：「目標！」然後下刪二

萬字有關於學生沉迷網絡世界、做人做事得過且過的論述與例證。

「但我看你們學生寫的週記、德育課的反思，寫得很正面、很積極呀！」

「是寫了沒錯，可哪一句是真心？天曉得！」



原來是欠缺了真誠溝通的渠道，使教師眼中的學生都言行不一。

無疑，今天的學生很聰明，都知道我們期待的「標準答案」，而且，礙於身分距離、成長階段特質等，我們就是覺得很難走近學生的真實想法——最少單元總結式的反思文章未必奏效。

或許是藝術及戲劇人出身的關係吧，我總相信直覺反應與故事的力量：我們日常都憑藉經驗，透過觀察學生的微小行為，窺視他們的內心世界或可能面對的困境，繼而進行適當的跟進。這一種關顧學生成長的手法，何不直接應用到日常的教學上？問題是我們如何在「課堂」這一個框架下——一個時刻評估學習進度與成效的場景——建立一個學生能「放下戒心」的氣氛與環境，從而提高他們的直覺反應的出現機率。需知道，直覺反應其實是很赤裸的一件事，試問一個用作評估的空間，又有多少人願意容讓自己最真實的反應展露人前？要為這一個框架做點改變，「故事」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切入點。因為在故事中，我們可以天馬行空和調動着想像力去理解世態人情，免於陷入對錯的二元思考。再者，藉着藝術創作與現實的距離，當學生對故事發表意見或延伸討論時，能得到一個相對安全的空間。換句話說就是在他們心裏留一個虛位：「我們在討論的是故事中的人物與情節，不是『我』本人。」這多少能讓學生放下戒心，大膽回應。

談到這裏，教師或有疑問：「平日的班主任課或德育課，我也會用上人物傳記、世界名人故事作引入，

跟學生談生命中的大道理：例如我會用醫護們的故事啊！有影片有文章有圖片，真人真事呢！多感人！但學生還是交『行貨』呢！」

誠然，我們都愛用故事，但如何用得其所，就在於我們怎樣引導學生投入故事當中。就以 2003 年沙士醫護的故事¹為例吧！我們感受到他們的偉大，正正在於他們面對未知的疾病、有可能置自身生命於險地的情況下，仍然選擇緊守崗位、挺身而出，奮戰到最後一刻。如要把這個故事說好，我們最少要把它分成三個段落，漸次鋪陳，才能帶動學生進入故事之中：

一、面對未知的恐懼

沙士時，人心惶惶，沒有人懂得如何應對，我們可以透過一些集體遊戲（如 Eye Killer）去感受：

1. 在班中以隨機抽樣的方式選出一位殺手，可直接稱呼為病毒；
2. 其他學生則化身為平民；
3. 殺手以眨眼的方式向其他學生發出訊息，即是「傳播病毒」；
4. 受到傳染的學生須在五秒後「死去」；
5. 過程中，若有學生發現「可疑的病毒源頭」，可以向主持人（即教師）舉報，要是成功找到「殺手／病毒源頭」，遊戲便結束；要是猜錯了，平民就會「受到感染」而「喪命」。



令學生投入那種對未知、對死亡的恐懼當中，我們不是要嚇得他們淚流滿面，而是要透過「遊戲／扮演」，造就一個安全的距離，讓他們淺嘗當時的氛圍，以助他們理解事件中各人物的心路歷程。這遊戲可多玩幾回合，我們便能透過觀察，判斷學生是否已逐步進入狀態。同時，亦可以在遊戲開始之先，說明是次遊戲的目的在於感受，而非爭勝，效果將會更好。

二、面對抉擇的掙扎

醫護也是人，也有家人朋友，當中有支持、也有反對他們參與抗疫行動的聲音。他們是如何面對呢？我們可以創設一些情境，讓學生即興創作及演繹一段對話，如：

情境：

地點：家中客廳

時間：凌晨時分

人物：希望參與抗疫行動的女西醫、從事文職反對加入抗疫小隊的丈夫

事件：待五歲的女兒入睡後，正討論下星期三如何為小女兒慶祝生日，然而，女西醫於下星期一便要加入抗疫小隊、不得回家了……

當時，這些充滿矛盾的對話與情境可謂俯拾皆是，一班三十位學生，每二人一組分發不同情境，又或

是每三組化成一大組處理其中一個情境也好，重要的是讓學生經歷一下當時人的掙扎，把「抗疫英雄」還原成一個有血有肉的人，這樣才有助他們梳理及明白當時人之所以偉大之處。

在實際運作方面，教師會意識到，要看遍十多組學生的「演出」，在課時上是不可行的！本文提供兩個方向供教師參考²。

三、面對後續事態的堅毅意志

沙士為無數家庭帶來了創痛，有的失去至親，有的需要面對嚴重的後遺症，這種種都讓人不勝唏噓。在述說此一部分的故事時，可加入「代入寫作 (in-role writing)」讓學生從未亡人或後遺症照顧者的角度出發，撰寫墓誌銘／公開信／日記等，使他們動用想像力，深入探究人物們如何面對創傷，從而反思奮不顧身的醫護的擔當之社會意義。

上文所述，旨在展現把故事分段敘述，並於合適的位置加入活動及討論，是提升故事教學成效的關鍵。要是我們把抗疫英雄的故事由頭到尾說一遍，再問學生：「這個故事有甚麼教訓及反思？」我們能不得到一式一樣的樣版式回應嗎？

然而，以上的方式，一望而知，需時甚多，不可能每一課題也如此進行教學啊！的確，但我們也必須抓緊故事教學的重點：讓學生進入情境，於情境中反思。有時候，簡簡單單的一個小練習，也能達到相同效果呀。例如早前到訪另一所中學，希望跟學生探討戀愛及媒體素養的問題。我們團隊就想，何不把兩個課題結合在一起？「網上情緣」不正正是結合二者的好題材嗎？是故，我們把引入課變成了一個情境活動：

1. 着學生分組，並抽籤成為不同的角色：騙財的萬人迷、平凡的我、真心交往的校內風頭躉……
2. 按照設定的角色，建立一個網上 IG 帳號
3. 教師在學生不知情的情況下，把兩組學生配對起來，並着他們開始發展一段網上對話

教師的觀察發現，在匿名及「扮演」的「安全」情況下，學生的對話都在實踐他們的直覺反應，言談甚是狂野奔放，而這就正正是我們預計的結果。此時，教師着學生把這些對話，以「公園偶遇」的場景，即場面對面說出來。活動過後，教師才引導學生討論「為何網上狂野奔放的對話，應用在公園偶遇時，會變得如此尷尬？」這一個耗時約 20 分鐘的活動，總比我們每天苦口婆心地勸說「網上資訊不能盡信」來得更有力量吧！

筆走至此，把故事分段敘述，挑出合適的討論點，再結合不同形式的活動或戲劇習式，調動學生的直覺反應，從而讓教師走近學生的內心世界，這一連串的教學推進，大概都說過明白了。然而，教學技巧重要，教學的胸襟在這類德育討論的課題上更為重要：我們有準備接納不同的意見嗎？面對不同的意見，我們可否不即時「落閘」，而是協助分析背後的價值觀及相應後果嗎？這個相對開放的討論空間是必須的，要不，哪有學生願意跟我們分享？又，

附註

註 [1]：本文分享的教學設計是以 2003 年沙士為情境，選材是經過一番考慮。雖然這不是近年的事件，但當時環境帶來的恐懼和人心惶惶，比近年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的情況更能突出不同取態的矛盾和拉扯，會較容易引導學生進行深刻的討論。此外，由於沙士已過去，這個距離有助學生客觀地分析和思考當時的情境；如果事件背景改為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，由於我們仍身處其中，有機會受其他情緒影響討論。

註 [2]：在課堂上運用故事與戲劇方式時，可以參考以下兩個方向，令課堂安排更緊湊：

一、清晰目標

即興演繹情境的目的並非要學生展現他們的演技，而是提供一個空間讓他們按個人的直覺，嘗試走近當時人內心的掙扎與矛盾。因此，「排練時間」不宜過長，大約 3 至 5 分鐘便可（以相對短促的時間，調動學生的直覺反應，減少「鋪排」）；另外，所謂的演出片段，亦不宜過長，大約 30 秒至 1 分鐘便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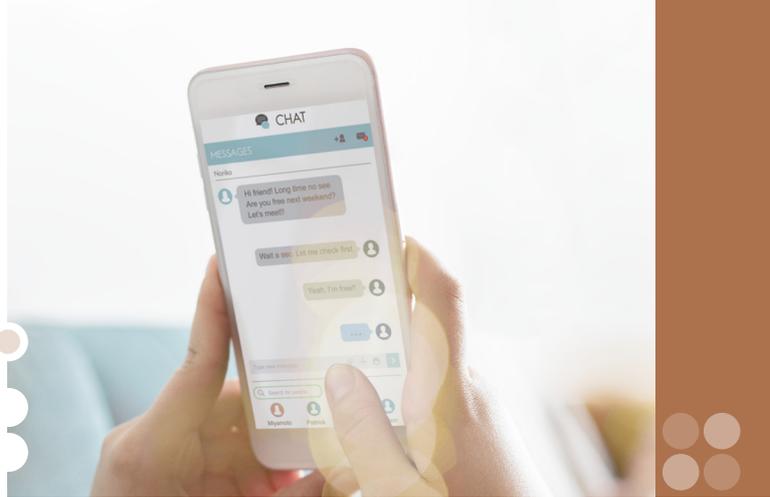
二、分享演出

前文提及，如班上以二人一組處理一個情境，隨後可以把三個二人小組合併成一個大組，處理同一個情境（如圖一示）。在分享時，可先請各小組於大組內輪流演出和分享，然後着他們挑選表現較出色的一組，跟全班學生分享。這樣就能做到節省課時，同時全班參與的效果。



作者 薛海暉先生

香港中文大學QSIP學校發展主任，專業舞台劇演員。曾任小學視覺藝術科統籌、香港藝術節教育及外展部藝術教育統籌、香港教育大學客席講師。擅長為學校設計並施行戲劇／戲劇融入學科課程、藝術導賞活動及全方位學習課程。



真誠的分享都做不了，又何來協助他們建立正向的人生價值觀？這裏並非說「不用教」而是如何「因材施教」，因為我們始終相信的是：人是有擇善的能力／傾向。學生此刻的行為想法「未能達到教學目標」，背後總有着千絲萬縷的因由，或許，我們的責任就是在此時此刻，協助他們好好梳理，而學生將來的路要如何走下去，就得留待時間去揭曉了。

後記：回應文首有關「人生目標」課題的故事／教材，可考慮 Melvin Burgess 的 Billy Elliot 或 Joe Simpson 的 Touching The Void，兩個故事都有着多元化的討論面向，而且主要人物的心路歷程豐富飽滿，都是引人入勝的故事呢！



QSIP網頁
<https://www.fed.cuhk.edu.hk/qsip/>



訂閱QSIP通訊

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- QSIP
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QSIPCUHK>